

我们都在记忆中回归故里

□冯雪梅



几乎没有人猜到我的故乡在哪里。他们总把我当成南方人,或者湖北人,因为我在武汉读过7年书。娇小柔弱大约不符合人们对西北人的想象。“裤带面”和小时候父母单位过年发“半扇羊”,就成了我讲述和炫耀的资本,它们是我对故乡最为直接的记忆。

后来我发现,记忆是靠不住的。比如南小巷(xiàng),父母一直都把它叫南小巷(hàng),以至于我在语文考试中答错了题,老爸还振振有词:明明是hàng子嘛,啥时候变成了xiàng?我对这条巷子的记忆就是小学校 and 斜对面有个“农民商店”,去外地读书过年回来,瑟瑟发抖地挤坐在小店里的长板凳上,吃一碗凉皮,再有就是原本挺宽的巷子越来越窄,越来越乱,人车混杂,进去了很难出来,让人不喜欢。

弟弟的记忆全然不是这样,他对家门口的这条巷子充满深情。尽管已经搬离多年,却时不时要骑自行车,后来是开车回巷子里转一圈,说那里多热闹,多有人气,说哪个门面的羊肉泡馍、哪家的胡辣汤有多香,我在记忆里搜寻一圈,全然找不到它们的影子。

其实,每个人心里的故乡是不一样的,即便你们是兄弟,是乡党,对故土也会有不同的印象,有时,甚至截然相反。你离开得越久,越容易成为乡邻眼里的“外乡人”,到了某一时刻,会像加缪的《局外人》一样,疏远、隔阂、不知所措。

我记得有一年,站在家的阳台上,那时城里还没那么多高楼,晴空碧日下,能看到远处秦岭的黛青色。那叠嶂起伏的山后面,是什么?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很大,而那时的我,都还不曾出过关中平原。

去山的那一边,这个念想让我急切地逃离。岂止我一个,有多少人或自觉或被迫地远离故乡?有人离开后满心牵挂,有人逃离之后,就没想再回去。可真正与故乡形同陌路的,少之又少。

故乡,不仅仅是你出生的那个地方,还是你的父母,你的兄弟姐妹,你的家庭(族),你的阶层。

最初的、记忆中的那个故乡其实是回不去的,就像你永远无法真正逃离它一样。在某一个时刻,你会突然想起

它,甚至不用想。人流里,听到说普通话的人夹杂个别乡音,哪怕是一丝一缕,我都能敏感地辨别出来,心里陡然涌起一种亲切感:哦,他是我的乡党。故乡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走到眼前。

“或许就在某一个黄昏,我突然回头,看见了落向我家乡的夕阳。”刚过30岁,辞去乡农机管理员工作、孤身一人在乌鲁木齐打工的刘亮程,看着太阳从城市上空落下去,落到了自己的家乡。那些被他遗忘多年,让他度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光的小村庄,被他想了起来。“仿佛从一场睡梦中醒来,看见了另外一个世界,如此强大、饱满、鲜活地存放在身边,那是我曾经的家乡,从记忆中回来了。”

于是,就写了近十年,有了那一本反反复复被出版、被阅读的《一个人的村庄》。刘亮程说:“我们都有一个土地上的家乡和精神中的故乡。当那个能够找到名字、找到一条道路回去的地理意义上的家乡远去时,我们心中已经铸就出一个不会改变的故乡。而那个故乡,便是我和这个世界的相互拥有。”

路口的那棵泡桐树

□韩星海

人非草木,孰能无情。我记得那是庚子年春天的一个早晨,刚一下楼,急忙走出家属院大门,向巷里南头走去准备上班。突然从路旁跑来一个孩子,拦住了我的去路,小手指着道旁一棵孤零零的老桐树,天真幼稚地问我:“这是什么呀?”

童言无忌,我被这小家伙的举动吓了一跳,忙回答:“是泡桐树!”正值泡桐开花的时候,他可能还没有见过这样恰如绿伞的树种与花朵,又疑惑地望着我。这时,从我身后赶来一位少

妇,一把搂抱起了孩子,给他重复说着是桐树、桐树……但孩子趴在母亲肩膀上,一双晶莹的眼睛还是瞅着这棵泡桐树,嘴巴边喃喃地说:“桐树、桐树……”似乎成了他的歌谣。

这长幼相融、童趣相行的遇见,让我只好愣愣地伫立原地,不由得把这棵泡桐树又重新打量了一番……它根部粗糙硬实,像沉重的木盘深藏着,根脉筋骨裸露,树身躯干圆壮,两人拉手都难以抱住,高约两丈之上,树股树梢纵横交织,像一团蘑菇彩云,树叶子把天

空遮掩得密不透光。

这棵泡桐树生长在古城西安青年路三巷一个家属院门口。20多年前,我来到此地安家时,就一眼看到了这棵泡桐树。曾经有几位老住户的阿姨告诉我,他们祖上三代都住此巷,这棵泡桐树一直陪伴着……现在它又开始福荫凉爽着年轻人,真是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啊!沧桑年轮可见。

时到庚子年底,西安市政府进行综合治理,粉刷墙壁,拓宽街道,清理障碍物。有一天回家路过此,我看见几

个莽撞的汉子正用铁锹斧头砍削着这棵泡桐树根,我立即上前阻止,给他们讲道理,说明保护一棵百年树木对于一座城市绿化的重要性……他们听了我的劝说,变粗暴的做法为保护,重新掩埋起树根,在树身紧挨墙壁的西边,还有意将砖墙缩回了一指长的距离,让粗壮的树身有了缓解空间。

我不得不再看一看眼前这棵泡桐树,就像一位画家的艺术杰作,画面物象不多,但是人与自然合理和谐,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草木情趣。

画堂春·辛丑元宵

□春草

悦吟春雨落霏霏,元夕画栋辉辉。彩空飞练欢声随。深巷对对。
烟柳残梅雁归,雕栏凭语几回? 鹏飞燕舞看桃红。穗众舒眉。

元宵节

□田冲

东风送暖正元宵,万紫千红花木娇。
年味犹浓春意满,神州焕彩倍妖娆。

辛丑元夕

□小淘

早春秦地起寒潮,古道西风舞韵遥。
柔柳轻轻呈碧野,傲杨静静映琼瑶。
灯笼枝上蒙红帽,飞雪中润茁苗。
许愿芳华尤别致,尝求乐趣更妖娆。

春天的工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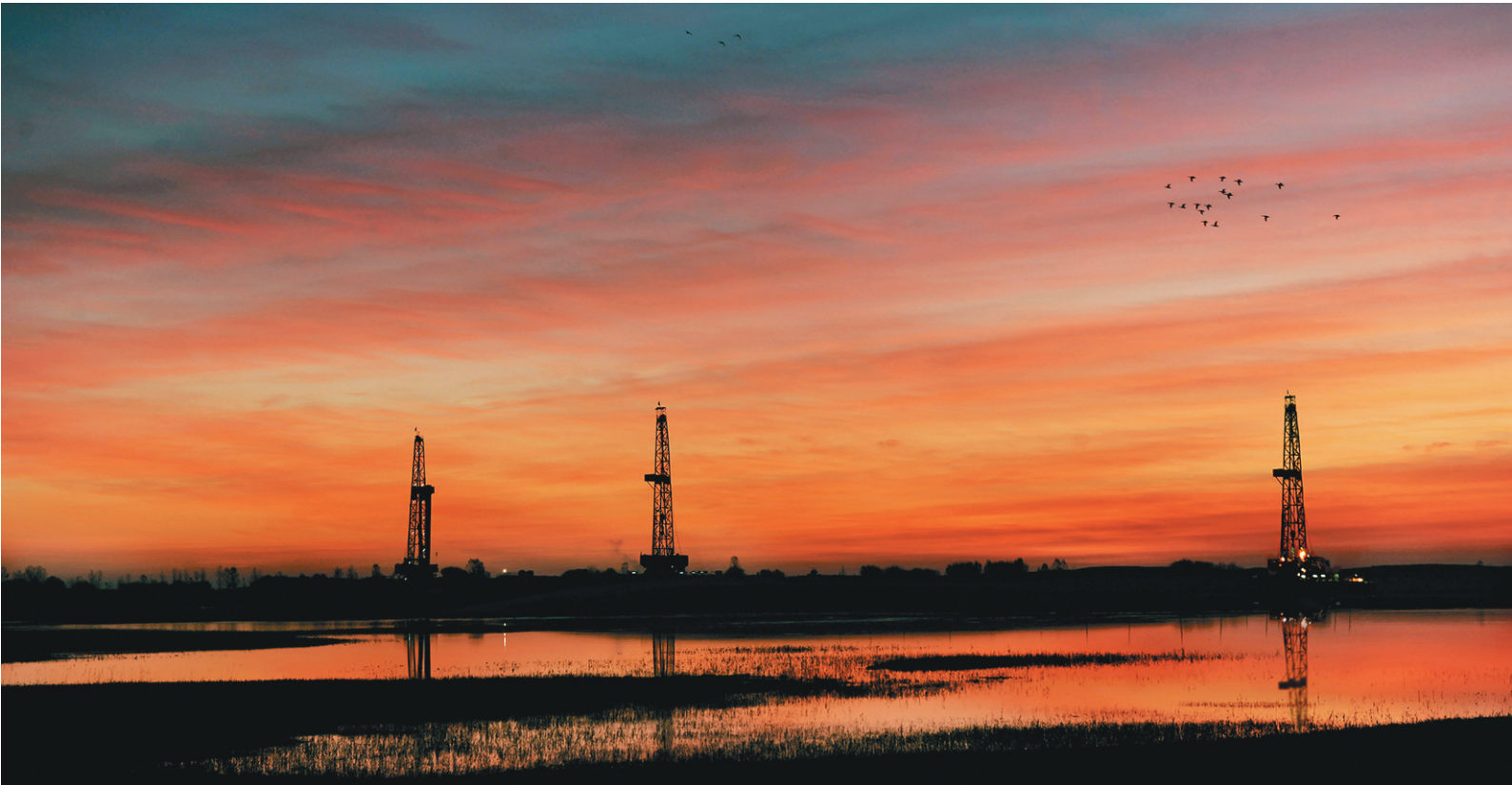
□王慧春

红火的春节后
轻盈的风筝
驾驶季节的小船
一路抒情
挂落在
高楼施工的塔吊边
测量仪器里的视线瞬间吸引

春天的诗
被筑路工写满
直抵春天的领地
半山腰的营房
四周绿树成荫
隧道口鲜艳的旗帜
向列队进洞的工友迎风招展

春回大地间
踏青的相机框定在大桥
桃花吐露芬芳
架桥机伸着长臂
蓝天将春光洒向心田

工地春天
最绚丽的色彩
是穿插其间的那抹铁建蓝



共同家园
徐志武 摄

游九寨

□罗锦高

去四川九寨黄龙旅行。两地的山涧清泉、滂沱瀑流,原始森林、高山积雪没有多大差异,但各有特色。前者重在看汪汪水碧的大小海子,感知雪山深林的低温;后者主要看明镜般的钙化彩池,感受高原山雪的寒冷。能在九寨黄龙游览归来者,可谓当过一回神仙了,徜徉其间神清气爽,即使回到家一连几天仍沉浸在那湖光山色的亢奋中。

九寨景区景点分布大致呈“Y”字形,左上为往长海方向,右上为五花海景区。游客站在任何一处景点驿站,都可以乘坐循环往复的景交车,近乎一景一站点。大家知道,内陆湖泊多被当地人习惯性地称为海或海子,因为过去内陆地区的人压根儿没有见过大海,所以把较为平阔的水域泛称海子。九寨沟境内大大小小共有一千多个海子,实为堰塞湖形成的。

我们来到五花海,蓝天、白云、雪山、红叶在阳光反射作用下纷呈多彩。水面如镜,微波不兴。雪峰在远山之上,却倒影湖底;森林遍布山坡山脚,幽深如墨,参差浓抹湖沿,人行栈道板桥如浮游云端。

五花海俨然是个文静爱美、身着彩衣的姑娘,她下方的镜海则是个特别内向宁静羞涩略带忧郁的少女,整个湖面被高山密林紧抱怀中。

珍珠滩却是另一番景象,如果说五花海和镜海是文静含羞的少女,那么珍珠滩则是活泼好动欢蹦乱跳歌舞不休的村姑。三百多米宽的老床,时而隐没丛林,时而裸露天底。隐没在灌木丛中的,树底揽清流,清流拥丛林。从林的根部,聚一坨土钙化为石,石上生树,树根抱石,盘踞生枝,生生不息。而裸露在阳光下的斜坡河滩,则追逐戏浪,飞花无度,千万簇浪花银光飞溅,震撼山岳。

从珍珠滩下来,直驱长海,再回头到诺日朗大瀑布。相距数百米,就听见山林深谷的喧哗,这曾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拍摄《西游记》的场景。瀑流一端还隐藏在密林里。三百多米宽的瀑流上方,灌木丛林齐荏儿放任一群彪悍的野马奔腾而下,洪流泛彩,飘雨飞沫,草木皆惊摇曳。沿沟道往下,便是老虎海、树正海、芦苇海及盆景滩等景点迎接游人。沿途大小海子的主色调阴面为深幽墨

绿,阳面为银灰,水浪变幻莫测。

次日到黄龙景区,乘索道只到雪山站点,数公里长的平行木板栈道,从高山原始森林中穿过,雪拥树底,冰凌枝柯,寒气袭人。时值深秋时节,高山积雪就像发了酵,厚得堆拥树桩,掩埋岩石。远处的皑皑雪山擦亮了蓝天,蓝天却宠白了雪山。这儿的松杉柏林,棵棵都是白眉银须的老寿星,却都笔挺高昂着青春。枝叶间丝丝缕缕的缨络,凝霜飘忽。它们直往上蹿,生怕稍一松劲就会落伍就会低人一等,实际遵循的都是自然法则:它们挺直腰杆伸长脖子,为了生存之需,为了摘得那一掌阳光、一片星月来刚强筋骨,丰富自身的精气神,方可消化高寒冰雪。

上到最高景点为五彩、三彩池。偶觉胸闷气短,此乃高原反应,身子轻盈得欲与云霓同翼。往下走一段路便是一片彩池群,像梯田一般铺展开。彩池有大有小,大者如场院,小者如铁锅。池水清亮得纤尘不染,见不到一石一草。池沿树叶淤积,边积边钙化,自成围拢田埂,清泉四处流溢,絮絮低语,上池声怯怯,下池声梦呓。阳光下彻,满池生辉。仰



面被多彩阳光灼花眼,低头却被水中泛彩迷乱眼。对面山坡大片树木擎着残雪,团着雪絮,密密的花花点点,酷似万千圣诞树,把人带进童话世界。